

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办

语言与文化论丛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邢向东 主编

第十三辑

AMI (集刊) 入库集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CNKI) 收录

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
开发研究中心主办

语言与文化论丛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邢向东 主编

第十三辑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主办

语言与文化论丛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邢向东 主编

第十三辑



上海群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文化论丛. 第十三辑 / 邢向东主编. --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26. -- ISBN 978-7-5326-6514-3

I. H0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6FK4239 号

本辑刊受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语言与文化论丛(第十三辑)


邢向东 主编

责任编辑 马 沙

装帧设计 明 婕

责任印制 曹洪玲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辞书出版社® (www.cishu.com.cn)

地 址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B 座(邮政编码: 201101)

印 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03 000

版 次 2026 年 4 月第 1 版 202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6-6514-3/H·836

定 价 138.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 0571-63783589

《语言与文化论丛》 第十三辑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
编委会成员 党怀兴 杜 敏 黑维强 胡安顺
乔全生 邢向东 赵学清
编委会主任 党怀兴
主 编 邢向东
副 主 编 黑维强
本辑责编 黄瑞玲
编辑部 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
编 务 郭敬一 侯治中

目 录

本期特刊

苏州方言是非问句标记“阿”的来源 …………… 陶 寰 史濛辉 (3)

汉语方言研究

地理语言变体的分布函数 …………… 黄 河 (21)

潮剧舞台音韵的形成与规范 …………… 张 坚 (36)

从 OV 语序和介词系统看兰州方言与甘青语言区域的关系 ……………
…………… 魏兴舟 (58)

陕北横山方言的内部差异及其地理分布 …… 高 峰 郝 溪 (83)

[hɔŋ]类“上”义方位词的方言分布及历史来源 …… 何 亮 (102)

内蒙古察右后旗(白音察干)汉语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和轻声 ……
…………… 王 婧 (115)

内蒙古晋语隐性否定表达“快 X 呀/哇/了” …… 王 敏 (124)

疑问尾句使用中的认知因素与人际因素
——以南部吴语瑞安话为例 …………… 吴 越 (138)

浙江兰溪方言同音字汇 …………… 陈思捷 (157)

民族语言研究

“傣族研究是我的立身之本”
——张公瑾在傣族语言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 …… 丁石庆 (201)

文字文献研究

- 清代河东盐池写本文书辑录 姚美玲 黄文浩 (221)
- 清代抄本戏曲俗讹字考释六则 侯玉贵 (236)
- 《周礼正义》(《冬官考工记》)删省引文钩沉 李亚明 (248)

书评

- 茶马古道里的丰富语言图景
——《玛丽玛萨话语法研究及标注文本》述评 邵明园 (279)
- 我国语言田野调查的奠基之作
——王远新教授《语言田野调查方法》述评
..... 特尼格尔 巴达玛敖德斯尔 (292)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302)

疑问尾句使用中的认知因素与人际因素

——以南部吴语瑞安话为例*

吴 越

提 要:南部吴语瑞安话的疑问尾句可依据其中句末语气词的元音形式分为 a 类和 o 类。又可根据其中是否发生基本语气词的音变,再分为基本式和变式。a 类尾句的基本使用场景是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低于听话人,o 类则需二分:用于起首话轮时,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一般高于听话人或与听话人持平;用于回应性话轮时,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一般低于听话人。在上述认知因素作用的基础上,尾句的使用还受人际因素影响,具有让渡或争夺认知权威的功能:a 类基本式和 o 类尾句(含基本式与变式)常用于认知权威的让渡,可能建立同盟关系;a 类变式“□[ua⁵³]”常用于认知权威的争夺,可能制造人际冲突。

关键词:瑞安话;疑问尾句;认知地位;认知权威;同盟

1 引 言

本文考察南部吴语瑞安话的疑问尾句系统,尤其关注其中认知因素和人际因素的作用。

首先明确术语的使用。现代汉语的问句系统中有一类特殊成员——

* 本文是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秀青年人才”专项课题“浙江吴语疑问尾句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和统计分析”(项目编号 2023QNRC2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曾在第九届方言语法博学论坛(2023年6月,复旦大学)上报告,承蒙与会专家批评指正,特此致谢,文责自负。



“附加问句”(邵敬敏 1990 等),如例(1):

(1) 我在一年级的時候,你就毕业了,是不是?(老舍《残雾》)

在不同文献中,这一术语的所指存在分歧,主要争议点是“附加问句”是否包括“表疑部分”前的主句。以例(1)来说,附加问句究竟仅指表疑部分“是不是”,还是将其所依附部分“我在一年级的時候,你就毕业了”也包括在内。本文处理如下:术语“附加问句”涵盖表疑部分及其前的“主句”^①,单独的表疑部分称为“疑问尾句”,常简称为“尾句”(tag)。

其次明确考察的角度。已有研究对疑问尾句的讨论主要有句法和功能两个切入点(可参看荣丽华 2012;闫亚平 2017 的综述)。本文主要从功能切入。

Wierzbicka(1991: 40)指出疑问尾句的核心功能是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同意其陈述的期望。Holmes(1995: 80)通过对英语的考察,指出疑问尾句的功能是限制主句,并根据具体的限制作用将尾句分为认知型和情感型两类。前者表达“说话人的真正的不确定性”,后者则有不同功能,如作为积极礼貌手段,邀请听话人参与到话语中;作为消极礼貌手段,减弱消极情感言语(如指令、批评)的语力;作为对抗策略,迫使听话人回应或增强负面言语行为的力量等。在 Holmes(1995)的基础上,Algeo(1990)、Roesle(2001)、Tottie 和 Hoffmann(2006, 2009)等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可参看 Kimps(2018: 8-9)。此外,在性别语言研究中,疑问尾句也是经典话题。Lakoff(1973)将尾句的功能基调定为:弱化断言、避免过于直接的表态,并通过寻求认同缓和潜在冲突。在社会评价中,往往被视为女性自信不足的话语表现。Holmes(1984)则基于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指出尾句的功能不限于此,应结合具体语境,关注尾句在不同性别话语中实际的功能差异。

总的来看,尾句在人类语言中有两大功能取向:一是获取和确认信息,二是人际互动。但是,在真实交际中使用的尾句,其具体功能并非如此泾渭分明。语言的使用具有多重功能而限于单一用途,应将语言形式放到话语和社会语境中考察(Cameron *et al.* 1988),至少考虑两个相关联的因素:

^① 主句也常被称为“锚点”(anchor),即尾句锚定、依附的对象。



一是话语中句子的功能,二是话语参与者的关系。(Holmes 1984: 50)说话人对自身相对于听话人的认知地位极为敏感(Goodwin 1979),听话人的身份、行为方式也会显著影响说话人最终产出的话语(Goodwin 1979; Goodwin 1980; Goodwin & Goodwin 1987等)。因此,需充分考虑说话人和听话人的相对认知地位、社会角色等因素。(戴炜栋 1986; Halliday 1994; Heritage 2012等)同时,说话人考虑到不同的交际目的,也会灵活使用尾句。

最后明确研究目标。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考察南部吴语瑞安话疑问尾句的类型、基本功能,尤其关注真实使用中认知因素与人际因素的限制。大量研究显示,疑问尾句的使用与“人”的因素密切相关,瑞安话的疑问尾句系统更是表现出对上述两个因素的高度敏感性。通过对瑞安话个案的研究,我们将对认知与人际因素在疑问尾句中的作用有更清晰的认识。

瑞安是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县级市,瑞安话属于南部吴语瓯江片。本文记录的语料均为瑞安市区话,所有例句来自调查与自省(笔者为母语者),又经两位母语者核对无误。

2 瑞安话的疑问尾句系统

高华、张惟(2009)指出,尾句(原文称为“表疑部分”)可分为三类:第一,含“真实性”词汇项的简短的带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或正反问句,如“是”:“是吗、不是吗、是吧、是不是”;“对”:“对吗、不对吗、对吧、对不对”等。第二,含“可以”词汇项的简短的带疑问语气词的是非问句或正反问句,如“好”:“好吗、不好吗、好吧、好不好”;“行”:“行吗、不行吗、行吧、行不行”等。第三,单个语气词,如“哈”等。

我们以此为参考,列出瑞安话的尾句类型,并分类说明具体使用格式。

第一类:含“真实性”词汇项的选择问句、是非问句,主要有两种使用格式。

格式①:主句+选择问句,例如:

(2) 你拉老公是上海侬,是也₁不(是)也₂/对也₁不(对)也₂? (你老公是上海人,是不是/对不对?)



“也₂”可替换为其他语气词,如“□[fiɔ⁰]”,如:

- (3) 你拉老公是上海侬,是也不(是)□[fiɔ³¹]/对也不(对)□[fiɔ³¹]?
(你老公是上海人,是不是/对不对?)

需要说明,格式①中选择问的两个选择支虽一正一反,但正反两支之间必须出现连接成分“也₁”。^①从形式特点看,应归入选择问。例(2)的“不也₂”可合音为“哦[va⁰]”,^②例(3)的“不□[fiɔ⁰]”可合音为“□[vɔ⁰]”,^③进而构造格式②。

格式②:主句+是非问句,例如:

- (4) 你拉老公是上海侬,是(也)哦/对(也)哦?(你老公是上海人,是吗/对吗?)
(5) 你拉老公是上海侬,是(也)□[vɔ⁰]/对(也)□[vɔ⁰]?((噢,)你老公是上海人,是吧/对吧?)

第二类:含“可以”词汇项的选择问句、是非问句,主要有两种使用格式。

格式①:主句+选择问句,例如:

- (6) 我明朝再走,用着也₁用不着也₂?(我明天再去,可不可以?)
(7) 我明朝再走,用着也用不着[fiɔ³¹]?(我明天再去,可不可以?)

格式②:主句+是非问句,例如:^④

- (8) 我明朝再走,用着(也)哦?(我明天再去,可以吗?)

① 游汝杰(2003: 229,231)讨论温州市区话中多功能的“□[fiɑ⁰]”时,用“也”记录选择问句连接词:“一般选择问句在供选择的两个事项间加“□[fiɑ⁰]”;用“阿”记录语气词:“问是非,用于句末,后置于完成体动词”。由此看来,选择问句连接词和语气词密切相关,都是“也”。这与汉语史研究中的结论也一致。吕叔湘(2002: 226-229)指出,文言文中的“也”在陈述句中可表判断语气、解释语气、坚决的语气。陈鸿瑶、吴长安(2010)总结已有研究指出,上古“也”是最常用于标准判断句的语气词。孙锡信(1999: 30)指出,中古时期,“也”不仅可用于询问人事物的特指问句,也广泛用于是非问句甚至测度问句。本文中,选择问句连接词“□[fiɑ⁰]”与语气词“□[fiɑ⁰]”同现时,分别记作“也₁”和“也₂”,不同现时不区分,径记作“也”。

② 这一合音现象在吴方言中较为常见,可参看石定栩(2007)等。

③ “不[fi³⁵]”在长期使用中,声母浊化为[v],再与“□[fiɔ⁰]”合音为“□[vɔ⁰]”。

④ 其中涉及的合音规则与第一类相同。



(9) 我明朝再走,用着(也)[vɔ⁰]?(我明天再去,可以吗?)

第三类:单音节功能词,仅此一种使用格式,例如:

(10) 恁届不用煤球炉用煤气灶罢□[ua⁵³]/□[uo⁵³]/□[ɔ⁵³]?(现在不用炉子而用燃气灶了,是吧?)

其中的单音节功能词“□[ua⁵³]/□[uo⁵³]/□[ɔ⁵³]”,从语音上看,是原尾句中的语气词遵循同一规律音变的结果:“□[ua⁵³]”来自“哦[va⁰]”,“□[uo⁵³]”来自“□[vɔ⁰]”,“□[ɔ⁵³]”来自“□[fiɔ⁰]”,均发生了浊音清化,统一读为阴去(调值53);从功能上看,是普通尾句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所形成的单音节附加问具有特定的人际功能(详见下文)。

另外,以下两种情况不属于疑问尾句。

第一,独用的否定词。这类独用的否定词更倾向于处理为疑问语气词,例如:

(11) 恁届不用煤球炉用煤气灶罢不?(现在不用炉子而用燃气灶了,是吧?)

第二,独用的叹词,例如:

(12) □[fiə³¹]?(真的吗?)

此外还需说明两点。首先,在例(2)一例(10)所示的三种类型共五种格式的疑问尾句中,语气词“也、哦、□[fiɔ³¹]、□[vɔ⁰]”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单独考察这些语气词,而仍以尾句整体为讨论对象,这主要是因为只有在尾句中才能更好地梳理这些功能性成分的来源与发展,尤其是单音节功能词“□[ua⁵³]、□[uo⁵³]、□[ɔ⁵³]”。其次,第一、三类尾句更受认知因素与人际因素影响。为使讨论集中,本文重点关注第一、三类尾句,第二类尾句将另文讨论。

3 瑞安话疑问尾句的基本功能

瑞安话中,疑问尾句的使用与认知不对称(epistemic asymmetry)密切相关



关。认知不对称源于听说双方对具体事项认知程度的差异,更确切地说,是说话人对自身所知与听话人所知的差异的预设(Sidnell 2012),可概括为听说双方的认知地位(epistemic status)^①不同。

说话人的认知地位无非有三种情况:低于听话人,高于听话人,与听话人持平。在这三种情况中,不同的尾句各自发挥作用。对话中,说话人是第一或第二发言人,即尾句用于起首或回应性话轮,也会产生影响。

3.1 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低于听话人

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低于听话人,主要见于与听话人直接相关的情况(如其感受、想法、愿望等),或听话人知情而说话人不知情的内容,或听话人拥有决定权或评价权的事项。

当说话人为第一发言人,即尾句用于起首话轮时,一般使用以下两种格式:“是哦”“是也不(是)也”,如例(13)—例(15)。因这两种格式中句末语气词的元音都是[a],且需与音变形式“□[ua⁵³]”(以下简称为“a类变式”)有所区分,我们将其称为“a类基本式”。

例(13)—例(15)的说话人虽对事态有所了解或猜测,但无十足把握,正在寻求确认。

- (13) 你心底不也好过,是哦/是也不(是)也?(你心里不太舒服,是吗/是不是?)
- (14) 你礼拜五走,是哦/是也不(是)也?(你星期五走,是吗/是不是?)
- (15) 我作业做好你就巧我出去嬉,是哦/是也不(是)也?(我做完作业你就允许我出去玩,是吗/是不是?)

① 不同的言谈参与者对特定知识或某一知识领域的认知水平存在差异,在认知“梯度”(gradient)上占据不同位置,或者说处于不同的认知地位。(Heritage 2010; Heritage & Raymond 2012) Labov 和 Fanshel(1977)最早提出“知识领地”(territories of knowledge)概念,也称为“认知领域”(epistemic domains, Stivers & Rossano 2010)。Kamio(1997)以日语为例,进一步提出“信息领地”(territories of information)概念,认为听说双方都拥有各自的信息领地,具体信息可以不同程度归属于其中一方,呈现为连续统。



若对自己所言较有把握,也可用 a 类变式“□[ua⁵³]”。例(13)一例(15)中的尾句都可换用“□[ua⁵³]”。即便如此,最终的解释权、决定权或评价权仍在听话人,说话人的认知地位始终低于听话人。“□[ua⁵³]”用于“强主张、低地位”场景的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人际功能(详见 4.2 小节)。

当说话人为第二发言人,即尾句用于回应性话轮时,一般使用以下两种格式:“是□[vɔ⁰]”“是也不(是)□[fiɔ⁰]”。因这两种格式中句末语气词的元音都是[vɔ],且需与音变形式“□[ɔ⁵³]、□[uɔ⁵³]”(以下简称“ɔ 类变式”)有所区分,我们将其称为“ɔ 类基本式”。

ɔ 类基本式或用于复述新信息,如例(16)中“明天三点钟”是乙刚获知的信息;或用于推测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例(17)中甲说要“先把锅泡上”,乙必然地推测出“(锅里的)饭已经盛完了”。

(16) 甲:我明朝三点钟出发。(我明天三点出发。)

乙:明朝三点钟,是□[vɔ⁰]/是也不(是)□[fiɔ⁰]?(明天三点,是吧/是不是?)

(17) 甲:我代锅儿浸爻先。(我先把锅泡上。)

乙:饭兜完罢,是□[vɔ⁰]/是也不(是)□[fiɔ⁰]?(饭盛完了,是吧/是不是?)

同时,尾句毕竟在形式上提出了疑问,因此例(16)、例(17)中的尾句均需得到象征性的确认性回答,显示双方已就此事达成共识。

综上,当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低于听话人时,起首话轮中可用 a 类基本式,回应性话轮中可用 ɔ 类基本式。

3.2 说话人的认知地位高于或等于听话人

说话人的认知地位高于听话人,主要见于与说话人直接相关的事项(如其感受、想法、愿望等),或说话人知情而听话人不知情的内容,或说话人拥有决定权或评价权的事项;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与听话人持平,主要见于与听话人的共享信息。

这些情况基本不包含真正的疑问,属于“无疑而问”。使用尾句主要基



于人际目的,是社会互动的表现。一般使用以下四种格式:“是□[vɔ⁰]、是也不(是)□[fiɔ⁰]、□[ɔ⁵³]、□[uɔ⁵³]”。前两种是ɔ类基本式,后两种是ɔ类变式,二者统称为ɔ类尾句。

如3.1小节所述,ɔ类基本式用于回应性话轮时,对应情况是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低于听话人。ɔ类基本式也可用于起首话轮。此时,主句内容多是说话人主动地陈述事态或说明道理,说话人的认知地位高于听话人,如例(18)、例(19):

(18) 渠也不是特特能个,是□[vɔ³¹]/是也不(是)□[fiɔ⁰]? (她也不是故意的,是吧/是不是?)

(19) 事干姦拉恁干,是□[vɔ³¹]/是也不(是)□[fiɔ⁰]? (事情不能这么干,是吧/是不是?)

当说话人确信自己与听话人共享具体信息或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即认知地位持平时,可能在起首话轮中使用ɔ类变式,如例(20):

(20) 你明朝不走来罢,□[uɔ⁵³]/□[ɔ⁵³]? (你明天不来了,是吧?)

有时,这是为了向第三方表现听说双方良好的关系,也见于一种特殊情况:听说双方事先未有约定,但在第三方面前临时“统一战线”,刻意将其包装成一件“已约定好”的事,营造“共享感”。此时,说话人的认知地位实际上是高于听话人的。

3.3 a类尾句和ɔ类尾句的对比

总的来看,不同尾句反映说话人对听说双方认知地位的不同判断,体现听说双方的认知与互动情况。如上所述,a类的基本使用场景是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低于听话人,ɔ类的情况则需二分:用于起首话轮时,一般表示说话人的认知地位高于听话人,或与听话人持平;用于回应性话轮时,一般表示说话人的认知地位低于听话人。整体情况见表1所示。

可见,一些语言形式只能出现在特定的话语位置,或者虽可出现在多个位置,但意义和功能有所不同。话轮结构不仅决定语言单元的排序,也参与塑造其在互动中的语用功能。(Sidnell 2012)



表 1 瑞安话疑问尾句的主要类型及具体功能对比

类型	尾句	话轮位置	听说双方的认知情况①	语调
a 类基本式	是哦[va ⁰]	起首	说<听	↗
	是也不(是)也[fiə ⁰]	起首		↗
a 类变式	□[ua ⁵³]	起首		↘
o 类基本式	是□[vɔ ⁰]	起首	说>听	↘
		回应	说<听	
	是也不(是)□[fiɔ ⁰]	起首	说>听	↘
		回应	说<听	
o 类变式	□[ɔ ⁵³]	起首	说≥听	↘
	□[uɔ ⁵³]	起首		↘

与之相应,两类尾句对人际互动成分接受程度也不同。o 类接受“你想想哈(你想想看)、你讲、你讲呢”等具有交互主观性的人际互动成分(闫亚平 2017: 58-59),如例(21);a 类一般不接受这些成分,如例(22)。但在真实互动中,说话人在刻意让渡认知权威时也可接受“你讲”,如例(22)a 所示。这可能与“你讲”的语义有关。②

(21) a. 你讲是□[vɔ⁰]? (你说是吧?)

你讲是也不(是)□[fiɔ³¹]? (你说是不是?)

b. 你想想哈是□[vɔ⁰]? (你想想看是吧?)

你想想哈是也不(是)□[fiɔ³¹]? (你想想看是不是?)

c. 你讲呢□[ɔ⁵³](你说呢是吧?)

(22) a. 你讲是哦? (你说是吧?)

你讲是也不(是)也? (你说是不是?)

① “≥”表示“认知地位高于或持平”,“<”表示“认知地位低于”。

② 与“你想想哈(你想想看)”相比,“你讲”可用于说话人邀请听话人进入话语或向听话人寻求认同的情形,在一些具体场景中可用于说话人让渡认知权威(详见第4节)。



- b. * 你想想眙是哦?
* 你想想眙是也不(是)也?
- c. * 你讲呢□[ua⁵³]?

此外我们也发现,a类尾句的语调一般是上扬的,①o类尾句的语调一般是下降的。尽管这一区分并不绝对,但也与两类尾句的基本功能分工形成了总体对应。

4 认知权威的让渡与争夺

第3节介绍了两类尾句的基本功能。不过,尽管尾句可对听说双方的认知地位做出一定标示,但在实际互动中,双方仍可能对此进行调整。(可参看 Raymond & Heritage 2006)因为认知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际互动中动态建构或重构的。(Mondada 2013)在真实交际中,根据不同的互动目的,听说双方会通过各种策略动态地建构乃至重构彼此的认知地位,让渡或争夺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拥有“认知权威”即对事项拥有更直接、更可靠或更优先的认知资源,因而掌握主导权、评价权、决定权等。(Heritage & Raymond 2005)

上述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认知权威的让渡与同盟建立(4.1小节),二是认知权威的争夺与人际冲突(4.2小节)。

4.1 认知权威的让渡与同盟建立

认知权威的让渡主要见于说话人有意不凸显认知优势时。一些情况中,强势发言人可能刻意避免表现自己拥有话语主导权或主要解释权,以削弱认知主张(epistemic claim)的强度。(Heritage 2012)另一些情况中,说话人通过将原本较易共享的内容组织为有待双方共同确认的形式,促进同盟建立。

① 而a类变式“□[ua⁵³]”的语调是下降的,与a类基本式不同,反而与o类相同。我们猜测这可能反映“□[ua⁵³]”的主要功能也在人际方面。



4.1.1 a类基本式与部分o类基本式的作用

如3.1小节所述,a类基本式主要用于起首话轮,寻求新信息,代表说话人较低的认知地位。但这种低认知地位可能是自然的真实状态,也可能是在社会规约和人际因素作用下的“伪装”。(Heritage 2012)后者是本节的讨论对象,可能出现在以下几种情境中。

第一,在一般对话中,强势发言人邀请弱势发言人介绍情况、观点、态度、喜好等,使之更多地参与到对话中。

第二,在与弱势发言人的情况相关的对话中,强势发言人虽非一无所知,但将认知权威让渡给对方。如例(23),说话人清楚对方就是“星期五走”,但为了不在与对方相关的话题中表现得太过强势,刻意使自己处于“不知情”的认知立场。

(23) 你礼拜五走,是哦/是也不(是)也?(你星期五走,是吗/不是?)

第三,在解释、辩护、说理等场景中,强势发言人为减少对抗性或提升友好度,有意寻求对方的认同,见例(24)一例(26)。上文例(22)a所提到的例外情况也与此有关。

(24) 甲:自侬星期六走上海嬉嘛!(咱们星期六去上海玩吧。)
乙:居段时间险忙,下日走,嬉也充闲侬,是哦/是也不(是)也?
(这段时间很忙,以后去,玩得也从容些,是吧/是不是?)

(25) 甲:你还搭渠打交道也?(你还和她来往吗?)
乙:渠依也不譬那险,是哦/是也不(是)也?(她人也还算不错,是吧/是不是?)

(26) 甲:我居遍考试考毛爻罢。(我这次考试考砸了。)
乙:一遍不当账个,平时励精就用着罢,是哦/是也不(是)也?
(一次不算数的,平时认真就可以了,是吧/是不是?)

例(24)、例(25)中,星期六是否去上海、与“她”是否继续来往,决定权均在乙。乙作为强势一方分别做出了拒绝、维护的行为,但为缓和语气,均使用a类基本式;例(26)中,乙说理宽慰对方,也是强势一方,为使谈话更和



谐、说理更顺畅,也使用 a 类基本式。基于其基本功能(详见 3.1 小节),回应性话轮中的 \circ 类基本式具有与 a 类基本式大致相同的人际功能,此不赘述。

4.1.2 \circ 类变式的作用

\circ 类变式有使听说双方达成共识、建立同盟的作用,如例(27):

(27) 恁届不用煤球炉用煤气灶罢,□[uo^{53}]/□[o^{53}]? (现在不用煤炉用燃气灶了,是吧?)

主句内容在今天属于常识,尽管如此,说话人还是用“□[uo^{53}]/□[o^{53}]”表示自己正在寻求听话人的肯定和回应、理解与认同,把潜在共识转化为显性共识是一种交际上的让步。正如刘大为(2008)指出的,说话人通过让步,制造出“信息差”,但最终能够通过所处的言语情境确定“答案”的唯一性。这种信息传递的价值不在于传递本身,而在于其丰富的附加价值。对 \circ 类变式而言,这种信息差更多是互动形式上的,其最重要的附加价值就是听说双方同盟关系的建立。

(28) 我配烧好多险起,□[o^{53}]/□[uo^{53}]? (我菜烧得好多了,是吧/是不是?)

例(28)的主句是说话人的自我评价。使用 \circ 类变式,表示说话人肯定听话人会与其达成共识并给出正面回应。相反,明显不易达成共识的主句内容很少搭配 \circ 类变式,如:

(29) ?你老多险爻,□[o^{53}]/□[uo^{53}]? (你老多了,是吧?)

例(29)的主句是关于听话人的负面评价。衰老是必然的,但坦然接受的人却并不多,想必听说双方很难就此达成真正的共识。

4.2 认知权威的争夺与人际冲突

弱势或常被视作附和者的发言人出于捍卫自身说话权利或“面子”(face)的考虑,可能通过特定的回应方式表明他们拥有不亚于强势发言者的评价权或解释权。(Heritage & Raymond 2005)在瑞安话的尾句系统中,对认知权威的争夺主要是通过 a 类变式,即“□[ua^{53}]”实现的。



第一发言人率先陈述事实(陈述中往往包含隐性评价)或直接给出评价,主张“优先评价权”。(Raymond & Heritage 2006: 684)而第二发言人看似与第一发言人达成一致,但仍有竞争,例如:谁更了解被评价对象,或谁对事态更有判断力。因此,第二发言人常用 a 类变式以强化自己的主张,如例(30)、例(31):

(30) 甲:渠拉儿高考试考好。(她儿子高考考得很好。)

乙:真妆好罢□[ua⁵³]?(真能干,是吧?)

(31) 甲:居件衣裳忒红喏。(这件衣服太红了吧。)

乙:忒红□[ua⁵³]?(意译:我就说吧,确实太红了吧?)

例(30)中,“她”是双方共同认识的人,第一发言人甲陈述了第二发言人乙尚未掌握的新信息,乙不希望表现出对这位共同好友缺乏了解,因此其回答既有附和,更是抢在甲之前给出直接评价,以维护乃至争夺认知权威。例(31)中,第二发言人乙和第一发言人甲都认为“衣服太红”,但乙用“□[ua⁵³]”,赞同之余也在强调这是自己本就持有的观点,并非“甲云亦云”,以捍卫认知权威。与之相对,使用“□[uo⁵³]/[o⁵³]”时便没有这样的隐性竞争。可见,即使表面“同意”,背后也有复杂的认知协商机制。(Sidnell 2012)

随着事态升级,对认知权威的争夺程度加深,可能引发人际冲突。“□[ua⁵³]”常用于以下情境:以“事后验证”的方式要求听话人承认说话人此前的忠告是正确的,并希望听话人意识到自己的认知不足。这是一种强烈的认知施压行为,具有攻击性,如例(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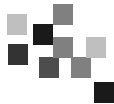
(32) 甲:许件衣裳实在会褪个。(那件衣服真的会褪色。)

乙:我代你讲罢个□[ua⁵³]?(我跟你说过的,是吧?)

若将例(28)中寻求共识和同盟关系的 o 类尾句替换为“□[ua⁵³]”,表达效果便完全不同,如例(33)所示,说话人并不真正寻求听话人的真实评价,只是单方面输出自己的想法。

(33) 我配烧好多险起,□[ua⁵³]?(我菜烧得好多了,是吧?)

综上,“□[ua⁵³]”常用于争夺认知权威,不仅无法组建同盟关系,反而



容易引发人际冲突。因此,与上级或长辈的交谈、和谐或亲密的对话中一般少用“□[ua⁵³]”。

4.3 小结

综上,a类变式“□[ua⁵³]”往往将听说双方分为互相“对抗”的两边,ο类尾句则常常使听说双方结成同盟。当然,真实的交际情况更加复杂。以下是几个例子。

第一,很多时候,“提问”并要求回应是一种权力行为。在听说双方权势(power)不对等的场域中,如法院、医院、会议室等,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如法官、医生、上级)等往往大量使用提问式发言掌控对话。^①(Harris 1995; Heritage 2010)由于主句已表达了命题,疑问尾句便更具有“强迫性”。若听话人给出不合说话人心意的回应,可能需要承受更大的人际压力,如例(34):

(34) 你对我有眙法,是也不也?(你对我有看法,是不是?)

第二,使用带有反讽意味的尾句指责他人时,非但无法缓解听话人的压力,反而可能加重负面感受。如例(35)所示的主句内容,搭配任何尾句都无法缓和气氛。

(35) 你拉车日日代我迫牢恁坚,我车位巧巧你艾肇还好俵。(你家车天天跟我挨得这么近,我车位赶紧给了你更好。)

搭配本用于结成同盟的ο类尾句时,嘲讽意味更强。不过,这种嘲讽意味的来源正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主句内容与希望结成同盟的尾句形式所产生的冲突效果。^②

第三,如3.1小节所述,ο类基本式可用于推测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不用于推测事实,而是“过度概括”甚至歪曲原意时,可能引发冲突,如例(36),甲劝和的说辞被气头上的乙故意曲解。

① 此外,访谈也是一种不对等情境,可参看闫亚平(2017: 200-214)。

② 正如Wierzbicka(1991: 38)指出的,英语中*Shut up, won't you?*可用于讽刺语境,但这类讽刺正是通过语义和语体之间的张力实现的:将*shut up*的强硬语气与*won't you*的委婉语气并置,产生冲突效果。



(36) 甲: 我觉见渠也有渠个道理。(我觉得他也有他的道理。)

乙: 许是我有道理, 是□[vɔ⁰]/是也不(是)□[fiɔ⁰]? (那是我
没道理, 是吧?)

在这些特殊情况下, 说话人既没有让渡认知权威的打算, 也没有结成人际同盟的意愿, 超出了相关疑问尾句的基本功能范畴, 无法按常规解读, 但都可在其基本功能的基础上结合语境进行解读。

5 结 语

充分考虑听说双方的认知不对称性、认知立场等, 对讨论疑问尾句这类复杂成分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正如 Schegloff (2005) 指出的, 分析互动时很容易将各组成部分分离出来单独处理, 但这样做始终存在问题, 应该尊重研究对象的整体性。

疑问尾句与听说双方的认知地位密切相关。在瑞安话中, 不同尾句对双方的认知不对称性有明确标示。尽管如此, 在真实交际中, 尾句更常用于灵活处理认知地位带来的社会互动含义、表明说话人的认知立场。这揭示了认知行为与互动、面子等因素的关联。在不同语言中, 疑问尾句都是认知与互动的结合体, 但具体功能可能有所不同。Mithun (2012) 认为这是从基本的认知与互动出发, 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逐步发展出来的。更深层次共同点在于说话人倾向于利用已有的语言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表达。

在瑞安话中, 部分尾句还有两个与互动因素密切相关的演变方向: 话语标记、话题标记。

话语标记是线性序列上划分言语单位的依附成分。跨语言比较显示, 功能上, 尾句和话语标记有所重合, 例如话语标记的立场表达功能就可由情态动词、副词、插入语或疑问尾句实现。形式上, 这些尾句已具有话语标记的主要特征: 第一, 句法独立; 第二, 韵律相对独立; 第三, 语义上不属于小句命题义的一部分; 第四, 主要功能是建立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互动关系、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组织语篇等; 第五, 内部结构不可进行句法分析。(Schiffrin 1987 等)



发展为话语标记后,具体功能可分为两类。(方梅 2005)

第一,位于话轮交替处,作为此次话轮结束、邀请下一个话轮的信号,且可与呼语共现。

(37) 居侬事干也干出,霉也倒死,是也不□[fiɔ³¹]/是□[vɔ³¹]/□[uɔ⁵³]/□[ɔ⁵³],老张?(这种事都做得出来,脸都丢尽了,是吧/是不是,老张?)

第二,用于提示听话人在谈话中与说话人保持思路或关注点的同步。

(38) 居侬事干也干出,是也不□[fiɔ³¹]/是□[vɔ³¹]/□[uɔ⁵³]/□[ɔ⁵³],霉也倒死。(这种事都做得出来,是吧/是不是,脸都丢尽了。)

这些尾句都已失去疑问功能,主句内容对说话人来说都是已知或无需回答的,尾句仅表示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肯定态度的期待。(方梅 2005)

狭义的话题标记指用于表示语言单位的话题功能的某种音段成分,属于形态或附属性虚词。(徐烈炯,刘丹青 2007: 71)发展为话题标记的尾句,多在不同的话题结构中使用,应与其作为尾句时的认知与互动功能有关,如例(39)所示:

(39) 许个事干是也不□[fiɔ³¹],我眙不也好干。(那件事情[标记],我看不太容易做。)

居个事干□[ua⁵³],我代你讲句先。(这件事情[标记],我先跟你说一句。)

许个侬□[uɔ⁵³],脑就有侬儿怪样个。(那个人[标记],脑子就有点奇怪的。)

渠许个包□[ɔ⁵³],店底个侬讲是假个。(她的那个包[标记],店里的人说是假的。)

部分尾句得以发展为话题标记,也与瑞安话的话题显赫性相关,反映瑞安话整体的类型特点和系统性。(吴越 2021 等)但这类源于尾句的话题标记还不属于原型成员,常与其他话题标记连用,置于整个话题结构的外层,如例(40)(两个话题标记位置之间使用“l”分隔)。



(40) 居个事干喏/末/呢 | □ [ua⁵³], 我代你讲句先。(这事[标记][标记], 我先跟你说一句。)

我喏 | □ [uo⁵³], 手机遁拉水底爻。(我[标记][标记], 手机掉到水里了。)

许个侬喏/末/呢 | □ [o⁵³], 脑有侬儿怪样个。(那个人[标记][标记], 脑子有点奇怪的。)

参考文献

- 陈鸿瑶、吴长安:《“也”字源流考察的主观化视角》,《语文研究》2010年第2期。
- 戴炜栋:《社会因素和附加疑问句的功能意义》,《外国语》1986年第3期。
- 方梅:《疑问标记“是不是”的虚化——从疑问标记到话语—语用标记》,载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 高华、张惟:《汉语附加问句的互动功能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
- 刘大为:《制造信息差与无疑而问——修辞性疑问的分析框架之一》,《修辞学习》2008年第6期。
- 吕叔湘:《吕叔湘全集·第九卷》,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荣丽华:《从构式角度看汉语中的“X不X”》,《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6期。
- 邵敬敏:《“X不X”附加问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 石定栩:《上海话疑问成分“哦”的语义及句法地位》,《中国语文》2007年第5期。
- 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 吴越:《瑞安方言话题标记“乜”——从疑问代词到话题标记》,《中国语文》2021年第3期。
- 徐烈炯、刘丹青:《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 闫亚平:《现代汉语附加问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游汝杰:《温州方言语法纲要》,载游汝杰,《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Algeo J. It's a Myth, Innit? Politeness and the English Tag Question. //Ricks C, Michaels L. (eds.) *The State of the Langu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Cameron D, McAlinden F, O'Leary K. Lakoff in Context: The Social and Linguistic Functions of Tag Questions. //Cameron D, Coates J. (eds.) *Women in Their Speech Communities*.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88.



- Goodwin C. The Interactive Construction of a Sentence in Natural Conversation. //Psathas G. (ed.) *Everyday Language: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Irvington Publishers, 1979.
- Goodwin C, Goodwin M H. Concurrent Operations on Talk: Notes on the Interactive Organization of Assessments. //Goodwin C. et al. (eds.) *IPrA Papers in Pragmatics*, 1987, 1(1).
- Goodwin M H. Processes of Mutual Monitoring Implic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Description Sequences. *Sociological Inquiry*, 1980(50).
-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Arnold, 1994.
- Harris S. Pragmatics and Power.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5, 23(2).
- Heritage J.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 Social Interaction*, 2012, 45(1).
- Heritage J. Questioning in Medicine. //Freed A, Ehrlich S. (eds.) *Why Do You Ask?: The Function of Questions in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Heritage J, Raymond G. The Terms of Agreement: Indexing Epistemic Authority and Subordination in Talk-in-Inter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5, 68(1).
- Heritage J, Raymond G. Navigating Epistemic Landscapes: Acquiescence, Agency and Resistance in Responses to Polar Questions. //De Ruiter J P. (ed.) *Questions: Formal, Functional and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Holmes J. Modifying Illocutionary Forc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4, 8 (3).
- Holmes J. *Women, Men and Politeness*. London: Routledge, 1995.
- Kamio, Akio. *Territory of Informatio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Kimps Di. *Tag Questions in Conversation: A Typology of Their Interactional and Stance Meaning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 Labov W, Fanshel D. *Therapeutic Discourse: Psychotherapy as Convers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 Lakoff R.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Language in Society*, 1973, 2(1).
- Mithun M. Tags: Cross-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2, 44(15).
- Mondada L. Interactional Space and the Study of Embodied Talk-in-Interaction. //Auer P. et al. (eds.) *Space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Geographical, Interactional and Cognitive Perspectives*. Berlin/New York: De Gruyter, 2013.
- Raymond G, Heritage J. The Epistemics of Social Relations: Owning Grandchildren.



Language in Society, 2006, 35(5).

Roesle A. *Tag Question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A Matter of Gender, Regional Dialect and Pragmatics*.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Zurich, 2001.

Schegloff E A. On Integrity in Inquiry . . . of the Investigated, not the Investigator. *Discourse Studies*, 2005, 7(4-5).

Schiffrin D.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idnell J. Who Knows Best?: Evidentiality and Epistemic Asymmetry in Conversation. *Pragmatics and Society*, 2012, 3(2).

Stivers T, Rossano F. Mobilizing Respons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010, 43(1).

Tottie G, Hoffmann S. Tag Question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06, 34(4).

Tottie G, Hoffmann S. Tag Questions in English: The 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09, 37(2).

Wierzbicka A.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The Semantics of Human Interaction*.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1.

(吴越 浙江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yuewulinguistics@hotmail.com)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Jin dialect; negation; *kuai X ya/wa/le* (快 X 呀/哇/了)

WU Yue Epistemic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the Use of Question Tags: A Case Study of Rui'an Southern Wu

Abstract: In Rui'an, a Southern Wu dialect, question tags can be classified by the vowel quality of their final particles into a-type and ɔ -type forms. Each type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a basic form and a modified form,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basic particle undergoes phonological alternation. The prototypical context for the a-type basic form is one in which the speaker's cognitive statu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addressee. The ɔ -type requires a further split: in turn-initial positions it is typically used when the speaker's cognitive status is higher than or equal to the addressee's, whereas in turn-responsive positions it is used when the speaker's cognitive status is lower. Built on these cognitive factors, interpersonal considerations also shape usage: the constructions function either to yield or to contest epistemic authority. The a-type basic form and the ɔ -type forms commonly serve to yield epistemic authority to addressee and may foster alignment, whereas the a-type modified form $\square[\text{ua}^{53}]$ is often employed to contest epistemic authority and may provoke interpersonal conflict.

Keywords: Rui'an southern Wu dialect; tag questions; epistemic status; epistemic authority; alignment

CHEN Sijie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the Lanxi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its features and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of the Lanxi dialect.

Keywords: Lanxi dialect in Zhejiang Province; Wu dialect; phonological features; the homophony syllabary



上架建议：语言文字

ISBN 978-7-5326-6514-3



9 787532 665143 >

定价：138.00元

www.cishu.com.cn